



影我石



傳奇造粹

CHUAN QI XUAN CUI 85-2



傳奇選粹

傳奇選粹



一九八五年第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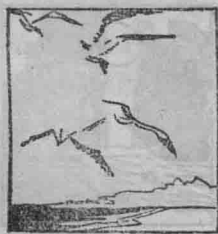
传奇选粹

装帧设计：李俊杰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统一书号: 10109·1870 定价: 1.00元

传奇选粹



一九八五年第二辑·总第二辑

目 录

一封高考落榜女生的遗书晓 近 (1)

怎样对待高考落榜的学生? 只有考上大学才是青年的唯一出路吗? 在一个青年面前, 本来有着千百条充满阳光的道路; 可是, 这个少女却被逼得走上了绝路! 这个令人悲怆的事情, 具有令人深思的普遍意义。

咸水妹与挑脚伢陈 列 (7)

在香港、澳门沿海一带, 有一种不捕鱼、不摆渡, 专供年轻女子卖唱或卖身的“小花船”, 而那卖唱或卖身的女子, 人称“咸水妹”。咸水妹上官素芬, 因一次奇异的机遇, 成了百万富翁。她带着巨款只身从美国回到香港, 立即为香港社会黑势力所包围和暗算。出身于武林世家的挑脚伢段阿柱, 善良正直, 武勇憨厚, 成了上官素芬的助手和保护人。在正义与邪恶、道德与金钱的生死搏斗中, 两个天涯沦落人, 终于成了生死与共的患难夫妻……

钟声过后是死亡家健 丁一 (25)

昔日的教堂, 今日的民宅。三十年前, 钟声过后, 老管家死了; 如今钟声过后, 妈妈又身亡。这是为什么呢? 公安人员经过艰苦的努力, 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原来, 爱情只不过

是阴谋的外衣，在那神秘的教堂里，有他们梦幻的天堂……

第一百二十八次谋杀叶 子 (36)

解放已经两三年了，在那山高林密、暗洞纵横的边远地区，仍有残匪在杀人越货！公安局长施用“苦肉计”，农民李中和只身入匪寨，骗得信任，斧劈顽匪……

外交官杨德荣 (52)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情势下，帝国主义列强图谋瓜分中国。李鸿章为虎作伥，极力策划将中国的东北，变成沙俄帝国的殖民地。清朝驻俄公使杨儒，为捍卫国家主权，毅然拒绝在《交收东三省条约》上签字，并为此悲壮殉国。《外交官》围绕这一事件，再现了我国历史上黑暗而悲壮的一幕……

三分事略 (98)

宋元两代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讲史话本，流传下来并为人们所知的，只有元代的《三国志平话》；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才知道，在日本国的天理大学图书馆还收藏了更古老的“说三分”的元代刻本《三分事略》。这本具有重要价值的讲史话本，在本辑中首次刊出，以飨最广大的文学爱好者。

传奇选粹



一封高改落榜女生的遗书

晓 近

因我老惦念着感冒才愈的女儿娅娅，所以尽管开完会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我还是坐快车从西安赶了回来。回到山城，已经是深夜一点半了。一绕过铁路桥，老远便看见了我们的那栋居民楼，我赶忙加快了步子。

可是奇怪，楼上好几个窗口都还闪着亮光，就连我家的窗子也亮着。我觉得纳闷。走上楼，一开门，娅娅竟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画报，爱人却无踪影了。

我搂住女儿，发觉她身上很凉。我来气了，瞪着眼睛问她：

“你爸呢？”

“我爸找小星阿姨去了，她丢了。”

小星？我们楼上的小星姑娘？我惑然了。

“妈妈，你看信，从门缝塞进来的，刚才好多叔叔阿姨都看了。”

我接过信，信封上写着“李老师亲收”字样。字迹纤秀，朝一边倾斜，我一眼便认出那是小星的笔迹。信是写在几页作文稿纸的背面，密麻而凌乱，有几处字迹变粗变扭，象是滴上水后变了形……

李老师：等了你几天，你都没有回来。我失望极了。我心里憋了很多话，总想找谁说说……

我猛然一惊，小星的形象立即闪现在我

眼前：她长得十分秀气、水灵，黄头发下的一双大眼睛黑幽幽的，显得文静，甚至有点忧郁。尽管她老是一身俭朴的中学生装束，可那苗条的身子和微凸的胸脯却显露出一个十八岁少女所蕴含的青春活力。

我和小星家是邻居。她爸爸是一家杂货商店的会计，母亲是“三好”旅社的服务员，哥哥在交大上学。我认识小星是半年前，开始是她父亲硬把她拉到我们家，让我看看她写的几篇准备高考的作文。我对于中学生作文并不在行，碍于楼上楼下的面子，只好硬讲了几回。慢慢地，我察觉小星对辅导作文很不好意思也并没有多少兴趣，她反而喜欢听我讲别的，尤其是碰见我和那些文学青年聊天时，总爱坐一边静静地听。凭感觉，我认为小星属于那种爱思索、自尊心强、性格又较内向的女孩子之列……

李老师：我很感谢你，半年多来你给我讲了许多话。虽然很多话我还没有真正听懂，但我知道，你的话是对的，是真心为了我好。我多想再听你说说话呀！可自从参加高考以来，我不好意思见你，因为我考得不好，我怕你问我，落榜以后，更觉得没脸见你，甚至躲着你。每天我硬躲在楼里，听着桌子上小闹钟的嘀哒声而打发着日子。我失眠了，

而且每天都是在一个可怕的恶梦之后便再也睡不着了，我的头象针扎似的，心里的事扭得象乱麻。每每这个时候，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几次，我望着渭河，想从那儿跳下去……

那晚，不是我去西安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吗？我从单位回来已经九点多了。天上，飘着小雨，凉嗖嗖的。沿渭河堤，我走得很慢。我喜欢看渭河，现在又正值汛期，河水浩淼汹涌，浑黄的浪头，拍打着河堤……蓦地，在昏黄的路灯下，我看见了小星。她呆呆地站在河堤边，脚离河水只有一步。

“小星，你……”我一把拉住了她。她的全身都早被秋雨淋得精湿，幽亮的双眸显得凄苦、呆滞。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这姑娘高考落榜，压力太大……

“小星！”我使劲拉她。她倔强地甩开了我。我只好和她一块挤在伞下，使劲劝说。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我和她的身子都被雨水打湿了，小星才离开河堤。我把她送回家。

李老师：我知道你一定会骂我、恨我，为什么走那条路？可我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啦！……你还记得吗？我们刚相识不久，你就问过我，为啥老显得那么忧郁？其实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前，我性情活泼，爱唱，爱笑，爱活动，尤其喜欢游泳。自从上高中以来，我变了。我们的学校是重点中学，历年升学率都很高，去年竟名列全省第二。本来，我的成绩不够入学标准，由于父亲四处奔走，求情送礼，我才进校了。

刚进校，我们班主任便讲他教出的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个考上清华、北大、复旦的，升学率占百分之多少。他瞧不起我，因为我是“后门”生。其他老师

也很少注意我，因为我的学习差。连我的入团问题也为此而不能通过……在班上，我好象比别人矮了一头。我很苦恼，怨恨父亲为什么要把我塞到这个地方。

高中三年，我很少看电视、电影。学校功课很重，我学得很吃力，尤其是数理，常常比别人花出多一倍的时间。我常常头疼、头晕，看书时间一长，抬起头来，眼前就冒金星……

妈妈疼我，怕耽误我的学习时间，连手帕都不让我洗。哥哥很关心我，在西安只要他碰见对我学习有用的参考书，便买下寄来。我知道，买书的钱全是他从生活费里扣出来的。每次来信都要说几句：拚命学习，争取将来考个好大学之类的话。当然，最关心我的还是爸爸。他怪极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静静地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爸爸对我要求很严，给我规定每天晚上必须复习三小时。我怕爸爸，从不敢违抗他。有时，我头疼得象要炸裂似的，也不敢离开桌子……

高考临近了，我不安起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情绪左右了我，吃不下、睡不好，几乎每天做梦都是考试。

李老师：不光我自己紧张，我周围的同学都紧张得要死。学校里的气氛更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可谁敢放松呢？大家都说，大学这个门槛，只要跨进去，你想要的一切都会变成现实；你要是跨不进去，你不想要的一切也会全部落在你的头上。就象我哥哥，考上交大，荣耀自豪不说，他们高中班上最漂亮的那个上公路学院的乔丹丹都跟他好了。可对门的刘海呢？连着两年没考上学，去年落榜通知书送到他家时，他爸气得竟掂着他家炒栗子的半截铁锨满街追着打他……

准备高考气氛愈来愈浓。高考分数

线，就是挑选的标准。考不好，对不起国家、父母和老师！也对不起自己！每当我想起这些，我的头就快炸了！我愈紧张，古怪离奇的感觉和念头就愈多。有时，我真想一根火柴把书和本子全烧掉；有时，我莫名其妙地流眼泪；有时又想悄悄跑到西藏去……

她的确很紧张。我想起了高考前那个周末的傍晚：天，闷热得人喘不过气，几乎楼上的人都到河滩乘凉去了。我领着娅娅走进小星家，想叫她一块去听听歌舞团的消夏音乐会。

小星的妈妈一见我，慌忙把我往里屋拉，并示意娅娅轻声些。

“李老师，我正要找您，快帮星儿猜猜高考作文题吧。”小星的父亲显得认真而又急切。

我哭笑不得。我感到，自己叫小星听音乐会简直太唐突了。

这时小星好象听见了我的声音，走出了小屋。我立时察觉到她瘦多了，脸色黄巴巴的，幽黑的眼睛里出现了红丝，额头的刘海被汗渍结成了一绺绺……蓦然间，我心里泛起一阵苦涩。

李老师：直到高考的前夜，爸爸才第一次催我早睡。可我睡不着，翻来覆去，烦躁不安，一种可怕的预感紧紧攫住了我。妈妈悄悄走进我的房子，坐在床边，给我扇扇子。她扇得很轻很轻，又不时地用清凉毛巾给我擦汗。我闭着眼，不动了。我想起了儿时，妈妈不是夜夜把我搂在怀里吗？那时多好呀，无忧无虑，象只快乐的燕子。可我为什么要长大呢？我脑子不好，学习那么吃力，为啥非得要考大学呢？为啥父母、哥哥，还有许多人把上大学看得比命还重要呢？可我能考上吗？想到这儿，我只觉得浑身一阵痉挛……

第二天一早，才四点多钟，爸爸和

妈妈就起来了。天还黑着，妈妈下厨房了，头一天她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接着我醒了，但我觉得头疼得厉害，眼泡肿胀的，嘴里发苦，心里象塞了一团乱糟糟的麻……

高考试场就设在我们学校。一切都象往常一样，校园的花坛里，月季开得正艳，阳光穿过教室旁的几棵古槐，光束依然很美。只是我的心跳加快了……十七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来到了。李老师，我简直不知道是怎样走出考场的，一切一切，好象梦一样的恍恍惚惚……

考完试，我不敢和别人对答案。无论谁问我考得咋样，我都讨厌地躲开了。三天考完，我病倒了，浑身烧得厉害。我瘫倒在床上，不吃不喝，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一周后，我起床了。妈妈把我拉到她房子，打开了立柜，冲我神秘地眨眨眼睛，原来是缝好的新被褥，淡绿色的软缎被面很漂亮。我不理解妈妈的意思。她得意地说：“给你准备的行装。”给我？我懵懂了。“傻丫头，再有个把月，大学不就要开学了吗？你再好好养养身体，过两天，上街给你买些东西。你爸说了，还要让人给你从广州捎块最好的女式表和滑雪衫”。

可我能考上吗？

很快，哥哥来信了。他和几个同学还有乔丹丹，利用假期骑自行车旅游去了。他说，他相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学。他还说，他和乔丹丹要在旅游中为我买一件最好的礼物……

还有刘海，自从高考完，便常来找我。妈妈烦他，说他是扫帚星。可我挺同情他，一连两年高考落榜，处境该多艰难啊！我问他落榜后的感觉，可他总是说：“小星，别提这个，反正你又不会落榜。”可他怎么会知道我不会落榜？是

凭感觉？凭猜测？

李老师：不知怎么搞的，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十天……我觉得时间走得慢极了！简直快凝固了！原先，每天复课，虽然紧张，却有事做。可考完了，我心里空荡荡的，烦倦、焦躁、乏味。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要站在窗帘边，望着夜的山城和璀璨的星河发呆。我干嘛要这样？我自己也说不清……

很快，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公布了，可我竟距录取线差两分！这两分，象山一样地横在我的面前，我攀不过去了，我没有一丝力气了。同学和老师安慰我：也许最后会降格录取的。我不相信，可又不愿不相信。从此，我又提心吊胆，丢三忘四，脑子里只叨念着这两分……

过了一个多星期，那天中午，围着桌子正要吃饭，就听见楼外一阵猛烈的鞭炮声。噼哩叭啦，愈来愈响……我和妈妈奔到窗口，只见刘海的爸爸两手掂着两串鞭炮满面红光、喜气洋洋，连跑带跳。他一见母亲，扯着嗓门喊开：“嫂子，海子考上复旦了！哈，复旦大学！上海复旦！”

就在那一天，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发榜了。咱们这片考上了四个。

下午，刘海又找我来了。他很激动，竟然吹起了口哨。妈妈把他让进屋，端糖又倒茶。可我不想见他。任凭母亲再叫，我硬是关着门不吭声。

夜里，我又失眠了。我听见了隔壁爸爸一阵阵的咳嗽。妈妈几次让他吃药，他发脾气，暗哑的嗓子在喊：“我不吃药！吃不下去……”母亲叹息了。

李老师：就从那天起，我不愿出门了，怕见人，怕别人问我考到哪儿。我躲在家里，只敢从窗口往外望。省一级的重点大学发榜后，不久，一般大学和地区一级的大学也陆续发通知了。每

天，我都听见楼下激动的笑语；每天，都有同学来问我消息。

那些天里，每到上午十一点半，和下午三点，我的心就咚咚地跳得十分厉害，因为那是邮递员送信的時刻。我明知道骑着那辆淡绿色邮车的姑娘，不可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但我又心存侥幸，希望那个录取线会突然下降两分……

然而，我更多的是开始想我真的拿到落榜通知后该怎么办了！明年还考吗？不，再也不能考了。我知道自己脑子不好，明年又有一批新的竞争者。我不会有希望的。那么我干啥好？待业？还是接班？父亲是干部，如果不去他们商店的待青劳动服务公司，也可以接母亲的班，她也该退休了。爸爸同意吗？

晚上，我走进了爸爸的房子，想找他谈谈。谁知，刚开口说了两句，爸爸就打断我的话：“考不上，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还有后年，大后年，大大后年！”爸爸发火了。平时，他总是爱炫耀自己的儿女。前年，当哥哥考上交大时，爸爸的激动，丝毫不比刘海他爸差；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花了一百多元在南方酒家请客。许多平时见面只打个招呼的闲人都来吃席了。平素爸爸是滴酒不沾的，那次，他喝醉了。我和妈妈扶着他回家时，他手舞足蹈起来，引得街上的人都围着看……此刻，看着爸爸那不容置辩的神色，我还有什么办法？一回到小房子，便扑到床上大哭起来……

李老师：无情的现实终于打破了我最后一丝侥幸心理。那天下午，我硬挺着脸上街买了回馍，刚一进屋，就发现家里气氛不对：爸爸闷头抽烟——他因患肺气肿，早戒烟了。妈妈则呆呆地坐在床边，目光滞涩。候地，我发现地上有一张揉过的白纸，接着我又看见桌子上“高考招生办”的信封。我立时明白了，

这就是我的通知书——一封高考落榜通知书。

我手中的馍盆落地了。

“蠢货！”爸爸猛地发作了。他狠狠地甩掉手里的烟，朝我使劲扇了两巴掌。我楞住了，一动不动。我长这么大，这是爸爸第一次打我！……

那一夜，我像个傻子似地站在窗口。凉嗖嗖的夜风吹进来，我浑身一阵阵发颤。蓦然，一个怪念头攫住了我，我扒住窗框，将头伸了出去。就在这时，我听见爸爸一阵痛苦的咳嗽声。他粗喘着，大概是白天猛抽烟造成的吧。妈妈在给他捶背，而且伴着轻微的啜泣……我终于把身子收了回来。

李老师：就在接到落榜通知的第二天，哥哥回来了，他和乔丹丹骑车逛了半个江南。听见他敲门，也听见了一阵陌生而脆亮的笑声，那大概是乔丹丹。我正在小屋里躺着。我已经半年多没见哥哥了。我跳了起来，真想立即冲出去，搂住他的脖子。可倏然间，我意识到了什么，脚步滞住了。妈妈去开门了，我听见哥哥十分急切的第一句话：“妈，星儿考到哪儿了？”

妈妈的回答很低，我听不见。哥哥的声音却听清了：“哟，还没发榜，咋搞的？”笑声，是乔丹丹的，她不知在笑什么？

我躲在房里，气都不敢出，脖子根都烫得厉害，恨不得地裂开个缝钻进去……

哥哥在家呆了三天，他再也没把乔丹丹带回家。大概是怕见我难堪吧。他也没有提起送我礼物一事。

哥哥走的第二天，刘海也走了。我是在窗口看见的，他被家里人和同学、楼上楼下的邻居簇拥着，春风得意地从楼口绕过来。他笑着，不时地甩着那有力的胳膊。我用窗帘挡住了身子，使劲

儿盯着他和送他的人们，一直从楼口走上公路。

李老师：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更震撼我心灵的消息：我不久又收到了丁妮的一封信……

丁妮？我记起来了，就是那个家住铁路设计院，父母都是工程师的姑娘。有一次，小星领着她到我家玩。丁妮的嗓子非常好，一连在屋里给妮娅唱了七、八支歌。小星说，丁妮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也特喜欢文学，很想和我认识……

李老师：高考前，歌舞团点名要她，她父母硬不让她去，定要她报考医学院。结果，她也落榜了。她家住的那栋知识分子楼上，一块儿考的五名同学都考上了。有一个还以全省高分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她父母嫌丢人，硬逼她去铜川姨妈家。她伤心至极，一个人悄悄出走了。离开时，她给了我一封信。她说，她再也不愿见父母了，再也不愿跨进那座知识分子家属楼了；她要走得远远的，永远离开那儿……李老师，我是哭着读丁妮信的。现在，我也要追她去了……

我的心颤抖了。小星，还有丁妮，你们怎么会这样想！你们才十八岁！十八岁！黄金般珍贵的年华，象一片片春天的绿芽！高考落榜，在人生坎坷的旅途中，又算得了什么？再说，落榜者绝不是少数考生，限于国家当前条件，高考升学只能是全部考生中的一少部分。难道你们不明白这个状况吗？更何况，没有上过大学不是照样可以自学成才吗？不是照样可以在社会分配给你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吗？可你们为什么会这样……

李老师：我知道你会骂我。可这是真的！

昨天晚上，我感冒了。大概那天在渭河边淋了雨，全身酸疼，头烫得厉害。我勉强熬到了十点，做完了最后几道数学题，扑到床上便昏睡过去了。朦胧中，我又象坐在了高考试场里，一页页的试题竟象雪片似地朝我压来……我急得热汗直冒，我不会回答，一道题也不会做。我想离开，又没有力气，我哭了……

“星儿，你咋啦？”我听见了妈妈焦虑的嗓音和爸爸粗重的呼喘。

“爸爸，我不考了，明年再不考了……”我不知自己怎样喊出了这句话。爸爸愣了一下，声音猛地抬高了：“不考？那你干啥？待业？接你妈的班？不嫌丢人！”

“爸爸，我……我真的考不上……”我冲着爸爸跪下了……

“考不上……你……你就别来看我……”爸爸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狠狠甩开了妈妈拉他的手……

李老师：从昨夜到今夜，我想了许久许久。我觉得，我也要离开这个家了，永远地离开了。因为我达不到亲人们的期望，我自己也觉得很苦、很苦……我

要找丁妮去了，到远方找去了……

现在爸爸还没有回来，他值夜班。妈妈也看姥姥去了。也许，他们再也看不到我了，我也再看不到他们了……我最后亲了亲挂在墙上的全家像，失声痛哭起来……

李老师：忘掉我吧！也让亲人们和所有认识我的人忘掉我吧！永远忘掉我吧……

信，从我颤抖的手中飘落了。我感到窒息，感到眼前一阵阵发黑……我真想大声疾呼：小星，你不应该这样做！绝对不应该！在你面前，还有千百条充满阳光的道路，只要你对未来有信心！只要你能正确对待自己！

“星——儿”

这痛苦而嘶哑的呼唤不是小星的爸爸吗？啊，他也该猛醒了！假若他能正确对待高考，正确地对待女儿，小星怎么会……

“星儿——”

我猛地甩开了紧抱我胳膊的娅娅，冲着喊声跑下楼去……

(原载《宝鸡文学》)



咸水妹与挑脑夫

·陈 列·



第一章

红皮箱牵动着两位天涯沦落人

一八八九年七月的一天，中午刚过，从美国旧金山开出一艘大客轮驶进了香港的客运港口。这艘大客轮分上、中、下三等舱。在上等舱的出口处，站着位十八九岁的妙龄女郎。她手执一把五寸长短的象牙骨的小扇，身穿一件裁剪十分得体的白丝绸旗袍，紧绷

绷的，把丰满的地方突出得格外丰满，把苗条的地方衬托得分外苗条。再看她那张脸，翠弯的柳眉，水灵灵的杏眼，笔挺挺的鼻梁，红艳艳的小嘴，白晰晰的皮肤，真叫人越看越想看。漂亮的姑娘看到这位女郎，定会产生七分羡慕、三分嫉妒；多情的文人墨客看到这位女郎，也许会吟诗作赋，把她同浣纱女、杨玉环乱比一气；如果放荡的浪子看到这位女郎，也许会恨不得一下子扑上去……

讲了半天，这位妙龄女郎到底是何许人呢？她，就是本书中的女主角——上官素芬。

此刻，上官素芬站在上等舱的舱口，对多少人投来的各式目光全然不顾，只是望着被警察追赶着的几只“小花船”默默出神。

这种小花船，在大陆内地很少见，大多出现在沿海一带。它既不是捕鱼的渔船，也不是摆渡的渡船，而是一些被生活所迫的良家女子在此卖唱或者卖身的地方。人们称这种船叫“小花船”，称这些女子叫“咸水妹”。这些咸水妹，一年四季，日日夜夜都生活在水上，不敢随随便便登上岸来。因为她们的身价地位比花街柳巷的青楼女子还要低微。

上官素芬望着这些欲近不能，欲去不舍的小花船，心在翻，血在涌，泪在偷偷地流。海风把她的一绺青丝吹进了嘴角，她一点也

没有觉察……

“小姐，您需要帮忙吗？”

上官素芬猛然醒悟过来，发觉客轮已经靠岸泊稳，站在她面前问话的是一位年轻的挑脚伙。

她忙收回思绪，抖开折扇，掩住隆起的前胸，用眼角把这个挑脚伙打量了一下。但见脚伙年纪不过二十，身高五尺开外，上身穿一件白粗布短衣，下穿一条褐色灯笼裤，腰扎一条象征职业的又长又宽的罗布巾腰带。膀阔腰圆，胳膊腿象四根扎实的柚木车轴。紫脸膛，光色照人；豹子眼，不怒生威。鼻正、口方，透出一团正气。上官素芬似乎感觉到，象这样铜铸石雕的汉子，丢在火里烧七天，不会溶化；抛进海里沤三年，不会腐烂。于是，她满意地朝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指了指身后的一口猩红的皮箱，表示：“我愿意得到你的帮助。”

年轻的挑脚伙也不说话，提起了那口颇有份量的红皮箱，轻巧地转过身来，随着上官素芬一步步走上了浮桥。

刚走到浮桥中间，猛然从身后传来一声刺人耳、钻人心的唿哨。

唿哨过后，只见一个身背九个讨米袋子的大叫化，把丹田气往上一提，双脚腾空，踏着上千名旅客的头，从客轮朝岸上跑去。这个大叫化一面跑，一面把一条条花花绿绿的蛇抛在人们头上、身上和脚下，船上船下顿时大乱。人们哭喊着、惊叫着，拥向前去，形成了人的急流和人的漩涡……

年轻的挑脚伙知道，这只客轮要遭劫了。于是，他忙将肩上的红皮箱倒手挟在腋下，腾出手来，迅速地解下了腰中那条长腰带。眼看着大叫化就要来到近前时，手腕子一抖，那条长腰带便象一条巨蟒，呼啦啦扑向大叫化，缠住了他的腰和胯。挑脚伙正想喊声“去吧”，把大叫化抛进大海，那叫化也身手非凡，挥动左手中的“解手刀”，只一削，那长腰带便断成了两截。

年轻的脚伙没料到这一着，方才用力过

猛，一时站脚不稳，失去了重心，被乱冲乱挤的人流裹挟着，冲上码头。

当人流过后，他在寻找女主人上官素芬的时候，早已人影全无。年轻的挑脚伙这一急非同小可。他望着手中的猩红皮箱焦急地想：那位女郎到哪里去了呢？她此刻急成了什么样子？会不会遭受到意外呢？在这英国人的租界地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罪恶悲剧。

转眼太阳西沉了，挑脚伙的心情更加暗淡。他无可奈何地走到一个戴红围圈大盖帽的印度警察跟前，从口袋里摸出十元港币递了上去说：“警官先生，我是替一位旅客挑脚的，刚才被冲散了，您有什么办法帮我找到这口皮箱的主人吗？”

那位红火柴头似的印度警察睁大眼睛，把这个忠厚老实的挑脚伙打量了半天，最后点点头说：“中国人的老实、善良，真叫人敬佩！”接着，他告诉年轻的脚伙：“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去警事厅报告，也许那里会帮助你的。”

年轻的脚伙向他致谢后，急匆匆走去。

刚踏进警事厅，眼睛突然一亮：呵，那位年轻的女郎早已坐在“挂失处”的长凳上了。

原来，上官素芬就在年轻脚伙将长腰带抛向大叫化的时候，她就被人的急流冲走了。年轻瘦弱的女子，哪能经受住那样的拥挤和冲撞？顷刻之间，只觉得脚不沾地，头晕目眩，身子象一片被狂风卷起的棉絮，任风撕扯着，随风飘飏着。当她从昏厥中醒过来的时候，人流散去了，提红皮箱的年轻脚伙也不见了！……

她清醒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一切都完了！她十分清楚，在香港这个花花世界里，人和人的关系就象眼前的大海那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泥巴”。不过，她没有怨恨那个提走皮箱的年轻脚伙。因为她觉得，皮箱一不是被偷走，二不是被抢走，是自己点了头的，是被人流冲散的，

那青年即算拿走了，在香港这个世界里来说，也算够文明的了。她明知道红皮箱无望了，为什么还来警事厅挂失呢？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不到黄河心不死”。

此时此刻，上官素芬看见这个本该远走高飞的年轻人来到警事厅，真如同作梦遇到了财神菩萨，那股感谢劲从脚板心的“涌泉”穴直奔头顶的“百会”。不过，用什么样的话感谢才好呢？半天也没有找出合适的字眼来。上官素芬只是“吱——”的一声，撕下了挂失单，一把将年轻的脚伏挽住，毫不客气地说：“请把皮箱送到赏月客栈去。”

年轻的脚伏既不计较，也不挑剔，依然象在客轮上的态度一样，提着猩红皮箱，大步流星走出警事厅，走向赏月客栈。

上官素芬在赏月客栈赁了一个华丽、洁净的单元，这单元共有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外是一个宽敞的阳台，很是方便。

年轻的脚伏将猩红皮箱放在客厅的大理石嵌面的八仙桌上后，回过头来对上官素芬说：“小姐，我该去了。”

上官素芬知道，这是向自己讨脚钱了，忙问：“脚钱该多少？”

“今天一下午我没找第二个主顾，按往常收入，该是六元。”年轻的脚伏压根没有提他给印度警察的小费就是十元。大概他觉得这些钱不应该算在这位阔小姐身上。

上官素芬没说多，也没说少，从一个镶金嵌玉的小钱包里不多不少拿出六元港票递给了年轻人。

年轻的脚伏把这六元脚钱折好，小心翼翼地揣在衣兜里，转身就要走。上官素芬忙拦住问：“先生，您知道我这皮箱内是什么吗？”

年轻的脚伏听到上官素芬称他“先生”和“您”，有点激动。他收住已迈出的脚步，回过头来说：“小姐的皮箱很重，自然是贵重的物品。”

上官素芬点点头，示意年轻的脚伏将客厅的门关上。接着，她那个镶金嵌玉的小

钱包里掏出两片半寸长的钥匙，分别插进红皮箱的两个锁眼里。左边的那眼锁正转了三个圈，右边的那眼锁反转了五个圈，就听得内面一阵“吱吱”响动，皮箱啪的一下自动打开：一个黄金的世界展现在眼前。你道箱子装的是什么？全是光闪闪、金灿灿、亮晶晶的金币。

上官素芬亮出这一箱子金币，原估计要把这个年轻的挑脚伏惊个目瞪口呆，没料到挑脚伏声色不动，只是平平静静地对上官素芬说：“小姐，快收起来吧。常言说，财莫露白。您方才的举动太冒失了。”

上官素芬没有立刻关上箱子，而是顺手抓了一大把金币走到年轻的脚伏面前说：“先生，世界上难逢您这样的好人。拿去吧，好养家糊口！”

年轻的脚伏没料到这位阔小姐会这样慷慨，吃惊地后退两步，忙摇着手说：“这钱不是我该要的，我一个小钱也不能收。”

上官素芬诚挚地解释道：“先生，如果不是您，这万贯家财早已不属于我了。我不敢说是感谢，感谢的字眼太轻了。我只能说是报答您，不，我无法报答……我只求您，这钱是您应该得的，您一定收下。”

年轻的脚伏依然未动心，反而比先前更平静了一些：“小姐，我知道您是真心诚意的给我，但我不能收。家父讲过，我们要对得住埋在中国土地上的祖宗。凭良心做事，不能受一个冤枉钱。”

年轻的脚伏说完，向上官素芬深深一躬后，就要开门出去。

上官素芬急了，忙用身子挡住关闭着的门，几乎是恳求地说：“先生，您别走。请留下个名字吧，我还有事同您商量。”

第二章

我真需要您这样一位助手

年轻的脚伏立刻收住脚步，垂手而立，问道：“小姐，天已晚了，还有什么事需要帮

忙吗？”

上官素芬见问，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好。说需要帮忙吧，有什么忙要帮呢？说不需要帮忙吧，那又拦住人家干什么？一个十八大九的姑娘，尽管是从美国归来，尽管此刻是在英国租界地里，可是她从脖子到脸，还是腾的一下子红了，红的就象方才点燃的那支红蜡烛一样。此刻的上官素芬真有些窘住了。

吱呀，门被推开了。一位穿戴得象只白天鹅似的女招待拿着菜谱走进来。她彬彬有礼地问：“先生，小姐，您们吃什么？”

上官素芬这下算解了“围”，忙点了几样菜，对年轻的脚伙说：“先生，今天太辛苦了您，吃点便饭再走吧！”

年轻的脚伙明白，这位高贵的女郎完全是出于感激之情，硬要走，反而不礼貌了。于是，他笑一笑，在八仙桌旁坐了个下首，表示对女郎的尊重。上官素芬没再客套，便在上首落了坐。

刚坐好，那位白天鹅似的女招待便送来了酒菜：一碟白切鸡、一碟荔枝肉，一尾红烧鲤鱼，一碗紫菜三鲜汤，另外还有一个精制的铜火锅和一个大盖盘……

上官素芬在高脚杯中斟满了香槟酒，指指那个大盖盘正待说什么，年轻的脚伙以为是要他揭开。谁知这一揭，可就热闹了。原来这是一道广东的名菜叫做“满天飞”，大盖盘里是一群活虾子，吃时把盖子揭开条缝，用筷子头夹出虾子放到火锅里一沾，便可以吃了。贫穷的脚伙哪里知道，结果虾子跳了出来，满桌子都是，真成“满天飞”了。

上官素芬刚抿了一口酒，一见满桌子的虾子乱跳，忍不住“噗哧”一笑，差点把酒喷在年轻的脚伙脸上。年轻脚伙知道自己出了“洋相”，脸和脖子红得如同醉虾一般。

上官素芬见状，忙忍住笑说：“看来先生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呢。”

“我的祖籍在山东。”年轻的脚伙带窘答道。

“山东？先生怎么到了这里？”上官素芬

竟盘问起来。

年轻的脚伙不由一声长叹：“唉，说来话长啊。”接着向上官素芬谈起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这青年脚伙姓段，名阿柱，祖籍山东严州府。祖祖辈辈不种田，也不经商，是以保信镖为生计。什么叫“保信镖”呢？明清时，保镖有两种：一种是经官府批准，领取文凭，开设镖局；一种是未经官府批准，没有文凭，靠自己的信用来走镖，因此叫“保信镖”。段阿柱的爷爷段天剑，虽然是当时的“武林十强”之一，人送绰号“神鞭无敌段”，但他走镖十分讲礼义、重武德。见山拜山，过府拜府，从来不走“威武镖”和“偷镖”，而是走“仁义镖”。所谓“威武镖”、“偷镖”、“仁义镖”是怎么个讲究呢？威武镖就是闯山越寨时，挂满旗，打锣发长锤，喊号子，亮镖威；偷镖就是掩旗息锣，人不喊，马不嘶，偷偷溜过去，表示无能；仁义镖是下半旗，打十三太保锤，缓步走过。以示功夫在手、仁义在先。因此，段家走镖，从来不伤江湖和气，也从来没栽过跟头，被人劫过镖。

谁知到了咸丰三年，合该出事。段天剑走镖北京时，路过保定府。保定府正摆下了一个“霸王擂”，擂主是参赞大臣僧格林沁从蒙古请来的武林高手格尔单。此人心黑手毒，目空一切，扬言要“打遍中原英雄”。

段天剑押镖车才进南门，就看见一字儿三副棺木抬了过来，不用说，这是在擂台上毙命的。段天剑那一把怒火，直冲天灵盖。他手下人劝道：“大爷，忍了吧，我们破天荒走次偷镖！”

“呸！看谁敢说我中原无人？我段某破天荒要走次威武镖——闯！”段天剑看来要拚了。

于是，镖旗拉到了贯顶，“神鞭无敌段”的旗子呼啦啦乱响；锣发长锤“噹——噹——”令人心惊；镖丁、伙友甩着响鞭，喊着号子，闯进了保定府大街。

刚要到“霸王擂”前，就听见格尔单在吼叫：“下面还有多少不怕死的？上来！”

“不多，还有一个！”段天剑话到人到，飞身上擂台。

格尔单眯缝着眼把段天剑一打量，觉到来人并不出众，于是心中涌上了个歪点子，想一把揪住段天剑的大辫子，先戏弄一番。想罢，他一个箭步窜上来，伸手就抓。段天剑一眼看穿了他的用心，决定来个就汤下面。待到格尔单重心前倾，断难销步的时候，身子一扭，来了个黑蟒翻身，那根三尺长的大辫子甩成了一条棍，“叭”的一下，不偏不倚，正抽在格尔单的鱼泡眼上。格尔单眼睛一黑，知道不妙，刚想销步，可是来不及了。段天剑顺着翻转的力量，右腿来了个外摆莲，左腿来了个拐子蹬，一腿打头，一腿踹腰，格尔单即刻象条破沙袋似地倒了下去。

也就在段天剑踢翻格尔单的同时，擂台后发出了清廷内的一种暗器“血滴子”，射中了段天剑背上的身柱穴。段天剑顿时感到一阵麻木，明白中了暗器，在劫难逃。但为了争武林中一口硬气，他没倒下去。他含笑盘好头上的辫子，走下擂台，押着镖车，威风凛凛冲出了保定府。行不到数里，他大喊一声：“坤儿为我报仇！”便口吐鲜血，气绝身亡……

段阿柱的父亲段震坤，安葬了爷爷，不再走镖，夜奔曹州（今山东菏泽），参加了张宗禹率领的捻军。他和捻军兄弟捏成拳、抱成团，在同治四年五月十八日，将恶贯满盈的僧格林沁、总兵何建鳌，乱刀分尸于山东吴家店，为众百姓除去了大害，报了大仇。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四处里缉剿太平军壮士和捻党英雄，抓到者，轻则打入天牢，重则施以极刑。段震坤在山东不能安身，便改扮成一名云游道士，离山东，走河南，穿两湖，过两广，隐姓埋名，在南海湾一位船老大家中招赘为婿，过起渔家生活来。

近二十年海上生涯真是苦难重重。这天夜里，天黑不见五指，只见渔火点点；侧耳难闻人语，唯留犬吠声声。段震坤夫妇带着儿子还在梦游乡里，突然渔船猛烈一颤，十

几名凶神恶煞的海盗闯到船上。这一群执刀舞棍的海盗，犹如阎王派来的小鬼，龙王差来的夜叉，逼住段震坤要那几串活命钱。段震坤虽说隐姓埋名，当年那英雄胆，壮士血并未全减。只见他从船上一个乌龙纹柱站起身来，又一个倒踢炼丹炉的势子，早把用刀逼住他的海盗踢下海去。他顺手摸起一根竹篙，便和这群人不人、鬼不鬼、兽不兽的海盗打了起来。论本事、比能为，这些海盗并非段震坤的对手，但他要分心，保护老婆、孩子，即算你三头六臂，此刻也顾不过来。战了大约有半个时辰，妻子倒在血泊之中，十五岁的大儿子被几个海盗架走。五岁的段阿柱，被两名海盗一人抓住一条小腿，就要撕为两半。段震坤双腿一蹬大喝一声，一家人厮守了二十年的渔船立刻来了个底朝天。船上的海盗、儿子和那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倒入了大海……

段震坤落水后，借着夜的黑暗，迅速地摸到了小儿子段阿柱，保下了段家最后一根……

从那以后，段震坤当爹又当娘，还教儿子习武，在深圳小镇上苦熬了十五个春秋。年近花甲的父亲眼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心中有些慰藉的时候，洋人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把好好的神州大地弄成了一锅粥。父亲怕儿子有个闪错，断了段家的香火，对不住长眠海底的妻子，便打发段阿柱走过“罗湖桥”，到香港去闯一闯，谋碗饭吃，长些见识。

段震坤送子过桥的那天早晨，老人捧起一捧黄土，令儿子跪在地上，面朝北方盟誓：“儿行千里，不忘故土，不忘祖宗。为人不为名传世，作事常思利及人。我教你的武功，只能正用，不可欺人。若作了亏心事，拿了冤枉钱，有辱祖宗，天诛之，地灭之。”

老人待阿柱盟罢誓，把一捧黄土从手缝里淋下，淋在儿子的头上、肩上和口中……

上官素芬听到这里，无限同情地说：“人世间的路为什么这样难走呢？多亏了你们这样的男子汉，若落到我们红妆女流身上——”

她讲到此处，仿佛有什么隐衷，嘎然而止了。

段阿柱老实、厚道，并没感到上官素芬的难言之隐，只是随便问了句：“小姐来香港，是投亲呢，还是访友？”

“有亲有友我就不会呆在这里，也不会认识您了。”上官素芬带着一些悲切的声调说。

段阿柱见状，不再作声，只是心下暗想：一个年轻女子，敢只身来港，又带金钱万贯，胆子不小哇！

“先生，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小姐有话，只管吩咐。”

“我这次来港，是想定居下来，看机会做些生意。但只身一人，举目无亲，本想找个助手，又怕寻不到合适之人。如果您不嫌弃，就和我一起做一些事业，不知意下如何？”

段阿柱听到这里，心中又喜又忧。他喜的是，跟上官素芬当个助手，可以有个安定的职业，不需再没时没晌的跑码头、兜生意。忧的是，自己出身清苦，举止鲁笨，怎能当好这样一位高贵小姐的助手？

上官素芬秋水不动，盯着眼等他表态。

段阿柱心中打鼓，一时拿主意不定。

客厅里变得很静。年轻的女郎在静中期待着；年轻的脚伏在静中踟躇着……

突然院里一阵梆子响，屋上似乎传来跑动的脚步声。“有贼！贼跑了！”一阵喊声骤起。

上官素芬惊呆了，浑身瑟瑟发抖。段阿柱“噗”的一口吹熄蜡烛，一只手护定红皮箱，一只手提起了太师椅……

外面不久静了下来，段阿柱重新点亮蜡烛。烛影里，他发现年轻的只身女郎含泪望着他。会说话的眼睛仿佛在乞求：我，我需要你这样的助手！

段阿柱心软了：“我可以留下来，不过小姐要答应我三件事。”

第三章

这幢别墅紧靠着苦海……

上官素芬听见段阿柱答应留下来，那眼

眶里的泪珠儿立刻变成了鲜花上的露珠儿，她笑了，忙说：“哪三件事？我都答应。”

“第一件，你是主，我是仆，主仆一定要分明；第二件，你尽快买栋房子，赏月客栈不是久留之地；第三件，等小姐生意开张后，您找到了助手和伙计，同意我立刻离去。”

上官素芬听着，也不知到底听清没听清，就连连点头说：“答应答应，只要您留下，我什么都、都答应！”

二人谈至鸡叫头遍，都有些乏了。上官素芬进卧室安寝，段阿柱就在客厅内，护定猩红皮箱，象当年“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那般赤诚，守护着女主人的一切。

第二天清早，上官素芬从卧室睡眼惺忪的走出来，一眼便看见了段阿柱早为她打好的洗漱水和摆在桌上的西餐早点，心头一热，但没讲出半句话来。

吃饭时，段阿柱问：“小姐，请吩咐今天的事。”

上官素芬莞尔一笑：“你先上街沐浴一下，买几件象样的衣服，打扮好了，就去买一栋房子。”

段阿柱说声“是”，就待出门。抬头间，看见一只红豆大小的蜘蛛正顺着门边那根丝儿爬呢，他伸出食指，要把小红蜘蛛点掉。上官忙说：“手下留情，这是喜蛛。它的出现说明一切都吉祥。好，你出去图个吉利吧！”

段阿柱笑了，兴冲冲走出了客栈。

他来到大街，遵照女主人的嘱咐，很快买好了衣服，然后抱着这包衣服，走进了“太平洋”浴池。

进浴池是个“乡巴佬”，出浴池完全变了一个样。小伙子本来就仪表不凡，现在配上头上的礼帽，身上的长衫，足下的千层底便鞋，更是光彩照人。门口的那位女招待，睁开那一双灰溜溜的眼，直勾勾地瞅着他，象放风筝似的，一直跟了很远很远。

段阿柱正走着，突然有人在他肩上猛劲一拍，哟，好重的份量。他回头一看，唉呀，忙双手一抱：“原来是六哥！”